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四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葵源汪歲真

承

著

天官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四
葵源汪歲真承著
書錄
齋坐東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伯維宰今詩誤作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冢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號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咥歸賵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考之亦不詳矣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四 江歲真周禮疑義舉要

一

入則治都鄙注專指采地然亦當兼公邑言之法則以馭其官謂食采之公卿大夫及治公邑大夫

內史八枋卽大宰之八柄爵祿以後其序各異言之有不同耳大宰詔王有寬大之意故先予置生而後奪廢誅內史詔王有嚴肅之意故廢先於置殺先於生而且以殺易誅也予奪則仍如故有予而後有奪也凡賜予皆爲子圭瓚車馬衣服旌旗弓矢鉞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一例得子則爲幸得生則爲福生謂以八議生之內史言殺此言誅以馭過輕重各舉一隅也

入統六曰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達吏與使能異能者因其有才而任之達吏者察其勤勞

而進之

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眾也九職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爲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卽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爲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虞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

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皆未當山澤之農自屬虞衡不生九穀原隰與平地無異又不可分爲三近世惠士奇著禮說云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此

皇清經解

卷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一

說甚確

九穀從後鄭黍稷稻粱麥苽麻菽菽有大小

虞衡猶云山澤借官名以名民職非謂掌山澤之官

藪牧養蕃鳥獸不必家畜藪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是亦所以養蕃之疑藪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貢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之地者則貢野鳥獸

若後世獵戶

家畜入

于遂師而遂師以共野牲其卵鳥則掌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于迹人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腊人庖人之用其脈絡皆可考

八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搏殖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以玉

羽

臣妾奴婢也貧民鬻身爲人奴婢閭師無疏材之貢恤其貧也而九職生財必及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注人民奴婢卽此經之臣妾也庶人商賈家皆有之

閭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圃牧虞衡之家轉徙無常卽閭師之無職者

賦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閭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未

皇清經解

卷言四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文王治岐其時或爲商者少貨賄未能阜通故弛征以優之至成周定爲經國常法不得不設關市之征以抑之孟子征商始賤丈夫固有此理然自商農旣分兵賦不得不出于農則貨賄不得不取諸商蓋必如是而政始均民志始定也但其後漸流于暴耳讀周禮者以此思之或可無疑于關市之賦

馬貴與謂三代貢助徹皆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恐不然孟子明言有布縷粟米力役三征粟米田賦也布縷戶賦也力役之征服役者以力代賦不能赴役如閭民者使出夫布是卽口賦也布縷出於嬪婦而一夫有五畝之宅種桑麻所以有布縷之征唐之租調庸徭此三征但其後行之有弊耳

九賦皆九功之財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

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入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爲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畧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畧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入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入式所用之財常畱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皆有九也先儒不明此義釋賦爲口率出泉引鄉大夫之征力役者以爲口賦釋關市山澤爲古會百物幣餘爲占賣國斥幣皆未作當增賦引漢之賈人倍算況之失之遠矣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間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

八則言賦貢以馭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于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條家削之賦至邦都之賦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于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于王蓋揭采邑表公邑與後疏違異非是

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類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

也

匪頒之式見于經者廩人匪頒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臺人外內朝冗食者之食也百官有無采邑者其稍食當掌於司祿而職缺矣又如膳夫肉脩之頒賜也酒正之秩酒也宮伯司裘之頒衣裘也司裘羅氏之行羽物也凌人之頒冰也皆匪頒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

器貢若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

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從鄭注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主以利得民從先鄭古者公卿大夫食邑與其民一體相恤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吏以治得民鄉遂及公邑之吏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勸作亦其一鄭注專以勸作言狹矣及執事眠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眠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泄大斂小斂及執事眠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事祭前日之夕非也

縣法于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于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易氏紱謂小宰率屬觀于已斂之後使已斂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後不再縣則何觀

象魏爲闕亦名兩觀春秋雉門及兩觀災似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王之外朝在庫門外雉門在庫門內庫門當亦有闔人守之而萬民得入豈爲觀縣法此十日內特許之歟凡言歲終者周正之季冬鄭注見宰夫職

聽祿位以禮命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之類

七事注謂先四事如之者三事非也愚謂祭祀一朝觀會同賓客二軍旅三田四役五薨六荒七

周雖改時改月而夏正兼存故有正月有正歲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此說最確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皇清經解卷四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謂夏正歲之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若非丑月則無冰可斬後儒多從鄭注惟柯氏葉氏反其說非是近人有謂正月正歲皆建子者尤非

凡失財用物碎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用物謂私用官物碎名通上二事謂巧爲規避或誘罪於他人誅之治其罪責其償也注謂財爲泉穀用爲貨賄物爲禽獸以下經分爲三非是下經足用長財善物所指各異

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置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賓賜之殮牽後鄭謂殮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餼牽耳始至致殮前言牢禮中已兼之

豆謂之籩則籩亦可通稱爲豆王制亦有乾豆之文凡祭祀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尊不並用可見漢儒謂禘大于禘故疏家云禘備五齊禘備四齊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齊惟用之祀天地

四飲之醫後鄭引內則以醑爲醴釋之內則注云釀粥爲醴初疑粥如何可釀訪問今時北方造黃酒之法先煮黃米爲粥乃入麴蘖釀之成酒正與鄭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秫稻則否黃米蓋卽古之黃粱又內則重醴中亦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爲醴煮粥而釀者以醑爲醴也先鄭以醴釋醫別爲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醫亦有糟醴爲梅醬安得有糟乎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四

江歲貞周禮疑義舉要

七

醴有清有糟而四飲惟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

三酒以清爲下蓋賤者所飲豈可以之說盍齊記云醲酒沈于清豈謂五齊中最清如沉齊者與

酒人漿人與酒正奉之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漿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於王朝者也不曰使其屬而曰使其士奉之謂其同官之下士耳鄭注以士爲奄非是序官惟內小臣奄稱士鄭云異其賢今乃通稱奄爲士則內小臣之賢者亦何以別於羣奄乎

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

方氏幽州利魚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邠瑕氏國饒
近鹽卽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
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餽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
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爲守子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
當賦如甸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
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所望之守則鹽利盡歸
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王會同諸侯止宿之舍設櫪栝爲衛野宿則設車宮行會同之
禮則爲壇壝宮宮有四門仍設棘以爲衛也

九賦本皆有職之民所貢之財但九賦自一至八皆以地言須
兼九功言之乃見出賦之人所以言九賦必及九功也九功中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閭師乃分析言之

以某賦待某事蓋的計其財用之相當爲之式法非必以其地
之所出給此用也而先儒說者多固滯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謂
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舉弔用亦兼
凶禮之喪荒禴恤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卽九功所出之財
賦非別有貢物也充府庫卽是待諸事之用前分言此總言耳
有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貨賄之玉玉府藏之服玉佩玉珠玉
食玉含玉皆良貨賄之玉也圭璧琮璜等有法度之玉也含玉
兩官並共豈玉府共之于典瑞而典瑞乃共之以含與然典瑞

又有飯玉宜亦玉府先共而此不言蓋詳畧互見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王用以獻遺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于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少儀所謂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是也四方之幣獻則入之內府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九賦主地九功主人其實田野之財用皆出於民職此相對疊言之耳非有二項之財用也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卽大府所謂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是也貳令大府之副令也

瑤爵亞王酌賓之爵註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九

惟獻末王一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瑤爵上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祿用璋瓚耳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注疏以內人爲女御非也此卽典婦功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庫門雉門應門路門皆當王宮之中故謂之中門對宮中闈門巷門言之非以雉門爲中門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永著

地官一

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無職掌

閭師任民通乎鄉遂而所掌以鄉爲主又以閭爲比法之小成閭胥主徵令而閭師亦掌徵賦故以閭名官

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生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閭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

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師氏保氏別有其官非三公中之師保注謂周公召公兼之非是

考工以脂膏羸羽鱗分五大獸此及月令以羽毛鱗介羸分五蟲所指各異羸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保蟲屬中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羸鄭注皆以虎豹之屬釋之誤矣

鄭以駢剛之屬解九等而以十二分野解十二壤未確壤者工之類正是駢剛赤緹等然草人言其九合之禹貢又不止十二意當時別有農書詳之草人所未言者其爲塗泥黃壤青黎三種乎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

周都洛邑欲其無遠天空而四方入貢道里均人謀則成王已遷鼎鬼謀則周公召公先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灋西以審定之所謂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賈疏謂周公審慎者近之漢時天學未明所謂考靈曜者漢人妄作見日行有南北寒暑進退求其故不得遂爲四游之說又謂升降于三萬里中鄭氏意地中半於三萬里遂謂景常以千里差一寸其說甚謬景之差日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差一寸唐太史監南宮說自滑臺至上蔡武津分地節節測之謂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有寄晷差二寸餘斥舊說之妄見唐書天文志可考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二

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惟於東都王城測之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爲然陽城今登封縣在洛之東南此別有其故蓋黃赤道閉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然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於此漢唐人之言未知孰得其真測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經謂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者言其理當如是非真能同時立表知其東表日已昞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則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先後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同

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槩立之法耳其實當時行之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爵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敦者加厚也或其先世爲尊爵無罪可貶無功可進者爵仍其舊而地不必增如州公薛侯是也虞公虢公疑皆周卿士之公猶之周公祭公或畿外無地可封亦祇食采畿內又有國在此而地在彼如魯之許田鄭之防衛之有闔土與相土之東都皆不能以一率齊讀周官者當會此意

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的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皇清經解卷三言五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三
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猶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得什之一耳大國百里次國七十小國五十猶曰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大約降殺以兩耳豈能截然齊一畧無增損於其閒哉

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違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使晉人因其言反詰之若曰鄭之先豈能七十里之制乎則鄭亦豈能無瑕而晉人不敢以是反詰者兼數圻之瑕大也子產亦逆知其不敢詰也故爲是言然則孟子亦因當時列侯地大過制故舍虛寬之數不

言而惟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真不知齊魯始封尙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

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是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是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

皇清經解

卷言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責其貢哉後鄭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三百畝亦所以優之與

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

本俗六安民一曰媿宮室宮室不完固則民輕去其鄉墳墓不能族兄弟師儒朋友不能聯故以是爲安居之本

職事十有二稼穡至主材卽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此

三職非生財之人生材先鄭謂九職之閭民轉移執事者得之
閭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養竹木
者非是

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爲井後鄭謂出九賦之人數皆非
是下經頒比法三年大比鄉師以閭比之法下及車輦馬牛則
比者簡閭校計之意宜讀毗志反非若五家爲比之比讀必二
反爲連屬相從之意也通諸官考之疑九比者夫家一人民二
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九比之首八
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下經使各登其鄉之衆
寡六畜車輦約舉之辭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則通九比之物
而別異之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
五州爲鄉五師爲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極似家出一
人爲兵如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
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爲六遂及甸稍縣鄙皆有作民師田
行役之事六遂以外之民皆家出一人爲兵則王畿千里可出
數十軍何爲限以六軍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
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
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
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亦與上
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爲兵也管仲之法則是家出一人爲兵

蓋是時兵農已分居士鄉而受田者征其人，不征其稅，居野鄙而受田者征其稅，不征其人，豈亦倣成周六鄉出六軍之制而變通之耶？

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小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小司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當用之矣。平王時以畿內之民戍申、甫，諸侯不爲天子守，而王民反爲諸侯守，揚水之詩所以作也。管仲變成周之制，以士鄉十五爲三軍，則猶是六鄉爲六軍之制。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五，江歲貢周禮冠義舉要 六

遭法他國軍制大約相似，雖云寓兵於農，其實兵自兵而農自農，雖云無養兵之費，而六鄉之田卽是養六軍之田。猶後世之屯田也。六鄉之民六軍取於斯，興賢能亦取於斯，齊之士鄉亦如此。此則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唯田與追胥竭作，愚亦疑其有更休一歲，四田正義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蒐于紅自根，卒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謹而書之，若盜賊竊發，當調其近者而追之。

經土地而并牧其田野，衍沃用井隰，臯用牧，有此通融之法，則凡高下低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術齊之，無地不可并矣。但

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畫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國語亦云：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

其遠邇此言似與孟子合藉田以力助耕公田也砥其遠邇似謂遠者用助法近者可用貢法也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云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此周官之大疑義有不可強通者據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屋粟是用夫三爲屋之法矣用屋法則非八家同井之法

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卽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邱甸左傳良夫乘衷甸卽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于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矣漢志之文疑亦出古司馬法是皆約計通率謂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約除三之一有奇耳而鄭注小司徒一甸八里一成十里其緣邊一里之地治溝一都八十里一同百里其緣邊十里之地治洫治澮此鄭以意言之未實計溝涂之積數也

溝涂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

注引司馬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異賈疏及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孔疏皆謂都鄙之軍制非也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

鄉師輦輦注謂輦駕馬說文亦謂大車駕馬非也愚謂從後推之曰輦從前推之曰輦輦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

國中復多役少宜早征而晚免野復少役多宜晚征而早免今乃反之恐不如注說蓋國中民多脆弱故晚征而早免野民耐勞苦故早征而晚免此征謂力役之征注謂賦稅非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疑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臨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而邑之小者僅如一鄉則其鄉大夫卽邑大夫爲之乎

鄉大夫職經文各憲之於其所治爲一句國大詢于眾庶爲一句賈疏可考唐石經國上誤衍之字俗本注疏遂以之國屬上文鄉中安得有國乎雖石經不足爲據

鼓人所敎不止鄉民凡王朝用樂之鼓亦此官敎之其言神祀社祭鬼享不必皆州黨之祭祀也救日月詔王鼓大喪詔大僕鼓則此官固在王朝所以不屬大司樂者因其兼敎四金磬鼓爲軍旅田役之用故屬之地官耳

國語云戰以錡于丁寧警其民也則軍中自有金錡疏謂不見

所用非也

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藪牧使牧六牲卽以牲物爲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八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八夏官羊人豕八冬官豕人犬八秋官犬人而豢於地官之橐人雞八春官雞人馬八夏官圉人馬牲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喪祭遣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頒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牛爲大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並共也十二閑之馬別有校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牲則於長官受布買以共王朝之用非謂共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禮義舉要

九

於牧人也或引此文證各官皆共牲子殺人則載師之牧田大宰之藪牧閭師之任牧貢鳥獸脈絡不得貫通矣先鄭謂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後鄭易之云塵里若今云邑里居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後鄭爲長然亦當兼市宅言之乃備

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爲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圃者使貢草木果麻之物場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納禾稼之場圃也農家場圃自於塵地作之與此無涉

先鄭謂宅田爲民宅以備益多後鄭引士相見禮謂致仕者之家所授田後鄭爲長致仕者亦唯大臣及羣臣之賢能者有田以優之閒散職未必皆授田也宋之祠祿猶有古意

士田先鄭謂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謂圭田先鄭爲長
學校中之士當於此養之若圭田當在賞田之中

賈田先鄭謂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謂在市賈人其家所
受田後鄭爲長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然
則百工造作於官府者其家當亦有田或於官田中授之其在
民闕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使之貢器物以當田賦也
官田先鄭謂公家之所耕田後鄭謂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
先鄭爲長庶人在官祿足以代耕當是給以稍食

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畜牧卽
九職之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
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
皇清經解卷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

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
賞田之中

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
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
在其中矣

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
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
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
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
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使可一槩而施則禹時何不

以粟米責之三百里內以總程秭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爲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橫斂也如後世徵糧之法地有不便納本色者許納折色而正供外量加解費亦民所樂從後人多疑周官亦未深思之耳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公邑大夫不見於經非不見也六遂之法通行于野公邑采邑皆有遂大夫以下諸官遂大夫縣正亦卽公邑大夫經舉六遂以爲例耳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鄙有五屬大夫以統縣帥鄉帥卒帥邑有司蓋倣周法而變通之者也

里布布非布帛謂泉也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三百步之里一爲里布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一

二十五家之里一爲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塵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毗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卽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是棄地不因其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雖不可知鄭注以爲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爲方里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

朱子謂此經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謂其爲亭臺田不耕謂其爲池沼民無職事者謂士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此說甚確此皆當征之賦非罰游惰之謂

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

民無職事而責其出一夫日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勢必難行不行而法弛先王當不爲此自是後儒解者失之耳考諸經凡言有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爲夫有妻者爲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嬪婦布帛之貢也

以時徵其賦承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載師惟徵此三種之賦也其粟入于旅師

家有種桑麻之地故使嬪婦貢布帛所謂布縵之征也

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卽九職中之闕民夫布亦是闕民本身正賦蓋六七尺以上皆有力役之征闕民傭力於人不能赴公甸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三日二日一日之用似後世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之僱役錢非罰也先儒謂微游惰者誤

夫布之多少大約以公甸三日爲率如一日傭力可得錢三十則三日九十以此布入官可免三日之役也與今時丁錢相似孟子塵無夫里之布夫布卽此經之夫布星布卽載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爲一切之法凡居塵之民不問其有職無職而皆使出夫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額外之征故欲其除之

九職中惟臣妾不責其貢疏材憫其爲人奴婢也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山澤之農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爲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不績者不衰斬衰齊衰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之衰不績之人遇有斬

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恥之非不服喪服

縣師以縣爲名所主者甸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閒四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爲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爲辨稽張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又云作其眾庶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鄭氏謂縣師主數周天下王應電謂調兵通乎天下是以卑官而參大司馬之權謬矣

縣師所掌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閒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別之不得侵越而先儒說者皆誤

甸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都家公邑亦倣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攷羣吏者攷甸稍縣都之羣吏也

稍人言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縣師不帥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縣師是中閒稟令施令之人不惟不帥師徒而致于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致于鄉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侵稍人之職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之地域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六遂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賦與

三等采地之貢也公邑之民賦邑大夫徵之縣師以入大府三等采地大夫食其地仍貢其餘於王亦縣師徵之其委積隨地積之遣人掌之

王朝設都鄙之官禮事有都宗人家宗人軍事有都司馬家司馬刑事有都士家士惟徵斂財賦王朝不爲設官但稟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法自設官徵斂而縣師第徵公邑之已在官者及都家之當入于王者耳其疏材等物委人斂之若謂縣師親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徵哉

遣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生不同遣人兼有薪芻而所主者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糶阨老孤凶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齒

荒之民以粟米爲急若薪蒸疏材等物亦須其人自取國家不能徧給唯賓客羈旅不能自取既須粟米又須薪芻畜聚等物故遣人給其飲食而委人又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也委人又云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此謂薪蒸疏材等物若有餘亦頒賜於糶阨老孤凶荒之民此出特恩不可爲常如無餘則亦不頒賜矣後世賑荒阨養孤老亦止給穀米不能給薪菜財物有限也後人讀此二職不知委積之不同因委人言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遂謂遣人不掌稍甸之委積誤矣遣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公甸之甸當讀如字公甸者公家力役之程日也力役以甸計左傳令尹蒍艾獵城沂事三甸而成不愆于素士彌牟營成周

量事期城三旬而畢公旬卽此旬字舊讀均非是力役或一旬二旬三旬而一夫不過三日三日之外他役代之

若是殺人而義者不當報報之則死如殺人而不義者王法當討不當教之辟也此辟讎者皆是過失殺人於法不當死調人爲之和難而讎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也使之辟而不辟則有違命之罪於是調人與報者以瑞節爲信使其執至官而治之也此瑞節亦不必是劄圭注謂王以劄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非也如調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讎人自執者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至官而治之則亦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調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調人與仇家

有引典瑞謂此瑞節爲穀圭者亦非也穀圭以和難和諸侯之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難耳非令辟讎之謂旣以執之又何和難之有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誤衍不同國三字殺人而義謂當官治人罪戰陳殺人或爲姦盜被殺之類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謬矣辱亦有輕重豈可遂殺

判妻八子一說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八子謂再嫁而攜其女八後夫之家者此說是書之者防其爭訟也

有故而遲歸者或因貧乏或因災禍於中春令會男女之時許其不備禮而昏標有梅之詩是也若無故不用是時不禁之令而造次成昏者則罰之此職本無可疑

中春令會男女亦謂此時陰陽和宜嫁娶耳非必以此爲限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五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六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承著

地官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平肆者平其肆之貨賄不使其名賈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長尤其專職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也展成卽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書之質劑皆賈人省之定之也

辟布謂民有遺失泉布至市求覓者令其於遺失處求之也量度者謂民有爭量度不平者借市中之度量以平之亦令其於附近之地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魏氏謂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君爲況此說是然則夫人過市亦以況王后也刑人赦亦但赦市中憲徇扑之刑耳非謂市中刑殺大罪亦赦之也幕帟蓋帷皆所障蔽之物罰之以示不當遊市所以恥之也若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參乘而招搖過市尤不知恥者也

王制戎器不弼於市此得賣兵器者弓矢佩刀服劍之類皆常用器宜不在禁限戎器其謂甲冑戈盾之類與王制又言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則兵車中度者亦可弼也

歛布先鄭謂列肆之稅布得之歛卽次字之異文王氏謂胥師罰在次詐僞者之布謬甚罰詐僞當入罰布何得於此首列列肆有稅猶民之廛里有稅不必因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

說曲避其名也

總布杜子春讀總爲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後鄭讀如租穗之穗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二說皆非無肆立持此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卽去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皆不當征其稅王氏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是貨物之布

質布後鄭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王氏謂質人罰度量犯禁者之布皆非是罰則當入罰布何爲別名質布愚謂此卽償質劑之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爲之交易以給買者而賣者亦藏其半質劑蓋官作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量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茂貢周禮疑義舉要

二

罰布有三質人罰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僞飾行債憑者二也胥罰有罪者三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粥而粥乘天患而貴債皆有罰布可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質人罰犯質劑者之泉卽是詐僞飾行債憑者之罰乃別之人質布則罰布之類不該矣

塵布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得之塵與歛異者歛是賣物之肆塵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塵買者當時不能卽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鬻亦須塵此塵亦是官物故當有稅

五布之次序先列肆次貨賄次質劑次罰布而後及塵塵亦地

稅不序於紬布之後者總質罰皆肆中之物事塵在肆外故序之在後屬辭之體宜爾也官獨以塵名者舉塵以該肆也五布惟總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充初市塵源源而至非塵人所能盡稽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人於塵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賦猶農之九穀嬪之布帛工之器物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此也商雖不以其所賣之物爲貢而布亦卽貨賄先儒失總布之義而諸職脈絡不得貫通矣

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耳豈可征其貨乎市中守斗斛銓衡者是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本身自有夫布必不征其總布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飾行債賕皆詐僞之事行詐於事如魯人朝飲其羊以詐市人之類債賕者詐於物如賣柑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類注謂使人行賈惡物於市未是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做鄉遂之制各有其王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注謂與有司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非也辨者辨其人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爲游惰是可貸者也否則貸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

以國服爲之息後鄭說近是一說合國服役以償所貸亦通但謂息爲保息之息則非既償貨泉又服役以償息非謂不取息也唯賒者不取息

關市無征文王法外之仁也麀而不征法而不麀孟子救時之論也征而勿苛取之有度是亦經常之法周官所不廢也惟是古今情形不同司市以下諸官昔時行之不以爲厲後世有一於此則民不勝其擾矣

正其貨賄舊讀正爲征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不讀爲征然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若謂養老孤之財惟出於犯禁豈豫設用財之事以待犯禁之人乎終年無犯禁將不養老孤乎宋國以門賞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

關上宜無塵而亦有塵者謂貨賄物多暫有停關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塵與其征塵舊解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之布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謂征塵惟征邸舍其意則厚而非事實

惠士奇云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私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行道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塵布關有征塵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人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

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
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塵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
相聯以檢猾商則失之矣按關與市不兩征此說固是但專主
征塵爲言則未是塵人有紵布總布塵布紵布者市之屋稅總
布者貨賄之正稅塵布者市之地稅也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
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塵者市中空
地未有肆停貨物於此則有地稅二者皆非商賈之正賦閭師
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總布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賄有重
輕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
一人之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塵人而塵人以入泉府也司關司
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此征塵是二事征者貨賄
之稅也塵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塵布矣不
得以征塵爲一稅遂當關上貨賄之征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經爲下文諸節提綱玉
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
文所云是也以輔王命者天下皆統於王王遣使固是王命凡
天下臣民往來必有節乃達亦所以輔王命也凡諸官所掌後
有事目者於職首先提其綱屬文之常此職亦然舊注失其指
謂邦節爲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此圭璋掌於典瑞不掌於
守節此泥王命二字而誤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
節此謂諸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凡邦國之使
節注云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是也此卽小行

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齋等之是也陳氏祥道乃分爲二謂小行人所達者邦國使於王侯者所執此官所掌以輔王命者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此又泥王命二字不達事理者也夫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爲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且王使或非一國道途所歷有山有澤有土豈到一國又易一節乎守邦國備用玉節豈王使反降而用金節乎近又有因陳氏之說并謂王使所過道路則鄉遂之官授以旌節所歷門關則守疆之吏授以符節如此則王使易節不勝其煩別國之視王使幾如奸人間謀矣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此皆王使所執以達王命之玉非道路上爲信之節也道路爲信當如守邦國者之玉節玉節之制當不同於圭璋王聘諸侯非有他故則使者執珠圭以達王命又不同於珍穀琬琰也學者當細辨之不得以珍圭等爲聘問之玉又不得以典瑞之瑞爲掌節之節

單子述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爲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爲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闕哉

小行人不言璽節璽節非以竹爲鄭注今之印章是也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此似蘇武所仗之節然小行人旌節亦以竹爲之而顏師古注漢書云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

節因以爲名則是象竹而非竹疑漢節未必卽古之旌節
小行人都鄙用管節管節與角節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
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
小行人旌節管節別異之是侯國之都鄙異于畿內之都鄙也
郊以外皆爲野六遂野之始也注謂甸稍縣都是遺六遂矣
以下劑致眊舊謂致爲會新說謂致爲役皆不然愚謂野地廣
闕慮其民稀土曠一以下等家二人之率招致田眊旅師凡新
眊之治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亦下劑致眊之意也經
文屬辭有次第先招致之乃以田里安之以樂昏擾之以土宜
教之利眊勸眊任眊皆所以使之稼穡也土均平政之事最在
後不當先言役眊若會計之會與致字不相協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以興鋤利眊舊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愚謂此卽旅師之職興發
勸粟頒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也若里宰以歲
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眊之中以
時器勸眊若以歲時合耦于耨之類耨耨者治田之器也勸粟之
耨亦因其合於耨而名又說見旅師農民最患無蓋藏秋斂之
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口之家嗷嗷苦飢
將稱貸于兼并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斂僅足以償曾未
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合
野有勸粟之法豫爲之儲旅師聚之又兼屋粟閒粟以益之其
用之也春頒而秋斂并不合其出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飢田
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于田

耜之事故此職特言以興勸利耜在時器勸耜之先正是旅師春頌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秉耒矣惜先儒說此句失其義

以時器勸耜三時用田器以耕以耨以穫毋失其時毋惰其力也

遂人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此經相表裏大司徒言其略此言其詳非有二法也六鄉田制亦視此矣

餘夫亦如之謂其所受田亦分三等如正夫之率不定畝數者當視其力之所能耕也二十五畝孟子之法也

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亦通爲一法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有溝以長言之耳

此言治野之法大畧如此十夫至百夫以上皆爲虛寬大數不能細算步畝匠人亦云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磬折以參伍非可畫方如棋局也大川常在兩山之閒豈可限以萬夫哉經收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衍沃隰旱可食者也京陵淳鹵之類不可食或謂君所食非是

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春秋內外傳有司里之官賓客至棧館興土功期于司里此城中掌里居者與遂之里宰無涉釋者皆以里宰釋之誤矣

里宰雖徵斂二十五家之賦而無府史胥徒則里宰不能爲之儲峙亦不能爲之輸將蓋均人有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當於

二十五家中起徒役以輸之縣師而縣師又以徒役輸之於國也如其里近六鄉者亦可輸之閭師有當存畱爲委積者粟米輸之遺人屋粟閒粟輸之旅師薪芻疏材木材輸之委人凡邑中之政相贊此卽里宰之邑

旅師所掌卽遂人以興勸利毗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稱千勸故名勸粟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飢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勸粟爲主旅眾也謂主眾毗合輸之粟也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卽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頌之待秋而歛之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其用之法以質劑致民質劑猶今之契券所以爲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卽田野之民平日合出勸粟者平頌其興積積者歲歲之積興者興發之平頌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頌者勸粟本均輸頌之有平則人不肯出勸粟矣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歲又有合出之勸粟與增入之屋粟閒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此旅師之專職後言新毗之治勞來新徒之農是其兼職餘事非謂以此粟待羈旅也羈旅與新毗不同羈旅者他方之民羈畱不得歸又未

皇清經解

卷言四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九

受田爲土著故有委積待之遣人給之粟米委人給之薪蒸疏材若新甿來徒既授以三等之地卽是土著之民豈得謂之羈旅且勸粟本野民豫積以爲己利豈可奪彼土著之物以散新徙之民乎新甿食土著之粟野民失儲粟之利勸輸不行而夏法壞矣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爲甸不得於賦字讀斷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與遣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遣人之粟米而遣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此義不明將疑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

此職何以不言羈阨老孤凶荒矣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有餘乃頒賜於羈阨老孤凶荒之民否則不頒賜也說見遣人稍聚待賓客亦有芻薪又復言其其芻薪前爲儲於廬宿候館以給在道之用此爲共養食之芻薪平時積之國都不必委人所斂者也養餼中物多諸官分職共之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于車猶春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

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隨地儲待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共則以式待共之有定數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注謂委積之薪芻此謂共委人平曰少積爲委多積爲積之薪芻對上文所共或有非委人所積

者也疏謂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非是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承上文軍旅而言共野委兵器者野委之兵器猶下文野囿之財用也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于野有守之者故共其兵器有謂通言國野之委者誤野囿財用謂野囿中竹木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國語曰囿有林地所以禦災言野囿所以別於囿人之牧百獸者注苑囿藩籬之材非是上下文皆言軍旅則此二事皆爲軍旅而共非軍旅無是供也國野委積甚多委人何能一一共其兵器若藩籬之材不可謂之財用

軍旅之賓各疏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是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一

土均所主唯在畿內不及諸侯其云邦國者謂國都非謂諸侯之國

以地嫩惡爲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人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

草入種字皆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先鄭謂用牛則以牛角汁漬其種王氏謂用麻糞搗汁漬其種是讀種爲上聲恐皆是臆說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灑諸田用麻子則用搗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爲美此物理之易明者因讀種字誤遂爲曲說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後人說經好破先儒此當疑而不疑何也

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驛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先鄭引左傳町原防規偃豬後鄭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豸隄也愚謂此兩句分二事先鄭引傳甚合後鄭解豬字得之解防字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間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甸于矩此豬卽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視其地勢甸曲過于矩之處掘深之合水洄復畜聚于此而成淵溝之爲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瀆大川大澤必爲隄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爲豬豸隄則是陂塘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之隄畜水以備灌溉此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

以涉揚其芟作田先鄭云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後鄭云開蓬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涉字後鄭得之揚其芟先鄭得之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盡寫不得謂之涉揚芟是舉器以除新生之草非揚去前年所芟之草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

芒種注謂稻麥麥不宜於澤地當是種芒稻也後世五月節曰芒種謂其時可種有芒之稻

早曠共其雩斂下澤有早曠不常有之事也斂雩物於民稻人

共之

凡服耜斬季材舊說是王平仲謂耜器最勞非穉材可任或謂季爲老非也車之勞在輪轂若牝服爲車箱小車則爲輿非當勞之處耒耜人所推不可用大木皆當用柔刃之材爲之季材猶季弟豈可謂之老

澤虞賈疏云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言國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爲義此說是也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蕪草木長養魚鼈卽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令當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卽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六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

入木材于官用中冬中夏民自取材別有時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是用季秋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亦謂邦工也邦工或非中冬中夏而取木於四野取之不入守禁之山林

以時舍其守從舊說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有讀舍上聲謂弛禁者非經意

廿人與秋官職金聯事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守禁而職金受其入征以入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

角人疏云言農則皆有天田出稅近山澤者卽以齒角骨物之屬當地稅此說是也此爲三農之職別於虞衡閭師言貢九穀

者正賦也有他物亦可代之象非周地所產蓋他獸之齒亦有可用者

葛之材惟中締綌而又言凡葛征蓋蔓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灰物出於薪有謂石灰煙煤之類恐古時未有石灰而煤炭亦不見經傳

野疏材凡畜聚之物注謂徵千山澤人干委人是也有謂臣妾所聚斂者非閭師不言臣妾之貢憫其爲人奴婢也醫師聚毒藥以其醫事藥物草木爲之多疏材畜聚中當有藥物入干醫師

有謂民之場面載師任以徵之國之場面場人樹以斂之愚謂此卽載師之場面雖場人樹亦是民樹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古

廩人匪頒卽大宰之匪頒百官之祿是也注謂委人之職諸委積未確且委人亦無粟米

統言匪頒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爲匪頒在官工役之粟爲稍食

凡萬民之食食者通計萬民之食非謂食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

考工記臬氏之誦舊說謂六斗四升然以圓算方算皆不合明宗室鄭世子朱載堉據管子輕重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釜卽誦也鍾卽區也四升爲豆四豆爲區五區爲誦誦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此說是廩人謂一月粟米之率以中年三誦爲常率計之十日食八斗一日

食八升毋乃太多乎蓋臬氏所謂深尺方尺者非夏后氏之尺
乃周尺也周尺當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計之一鬴八斗僅得四
斗零九合六勺則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當夏尺一尺
二寸半以此爲鬴八斗當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後世之
營造尺與商尺同今時方尺深尺容四斗周鬴四斗九合有奇
商鬴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約爲四之一而稍贏則今量四
斗周量一斗稍贏日食八升當今量一升稍贏正爲今人日食
之數與廩人之鬴密合

司祿職雖闕觀其序於廩人倉人舍人之後司稼之前皆爲穀
米之類其爲頒穀祿於羣臣可知矣薛氏以爲授田賦祿愚謂
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諸卿之大夫元士
皇清經解 卷言罕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也其餘散官非特賜當不得有田宜以廩人倉人之粟給之所
謂匪頒之式也校人等馭夫之祿是其一隅

又按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是有田者
爲祿無田而授之粟者爲食祿必待有功食則能任其事者定
其多寡予之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此有功而授
田祿者也若食則司祿給之當不關內史分言之祿與食異通
言之食亦祿也故官名司祿

食亦謂之秩宮伯月終則均秩月令收祿秩之不當是也莊公
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
官無田有秩之證也謂凡祿皆授田考之亦不詳矣

司稼職所謂興起也發也謂芻急之時平其所興發之廩食猶

旅師平頌其興積也注謂興所徵賦非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六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七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春官

序官鑄師鄭注鑄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鑄韋注鍾大鍾
鑄小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鑄在
其南西方之鑄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
爲編縣而鑄爲特縣與左傳賂晉侯侯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國
語作寶鑄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
者而於鑄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鑄與磬師掌教擊磬
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周編鍾金奏
用鑄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

亦是以鑄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鑄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
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鑄鍾則鑄又大于鍾鍾聲爲鑄
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鑄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鑄無鍾兩
大相配爲宜若又甚大則鑄不可用用鑄則絲竹細聲爲所抑
如不鳴故亦不用鑄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
射而爲之大林細柳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爲鑄所陵
絲竹不可爲鑄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鑄正是大鍾韋注
未細釋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爲始條理亦是擊鑄鍾
五祀唯有戶竈中霤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中霤禮
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
生爲五行之官沒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

謂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于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于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霤門行爲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取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遠近爲次先于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知誤矣舊解肆獻裸爲禘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裸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

之故司尊彛謂之四時之閔祀如行於春夏卽以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卽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蘇貢周禮疑義舉要

二

耳

宿眡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卽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爲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則四望之兆當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則

設表位合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謂三伐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爲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爲與祀地同玉耶蓋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加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卽四望其二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王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旣亡鄭氏依約經文爲說後人多疑之鄭

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謂其尊相
固然以醑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
名以朝獻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爲九獻之說曰
二禋之後當有七獻經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實則朝
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
矣朝獻非王醑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
乃尸食舉後王醑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醑
尸之獻也禮運曰醒其俎孰其殽體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
上古爛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殽者體解而爛之也
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爛臠祭其有薦爛明矣
旣以爛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爛而何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爛之後烹肉旣熟羹定詔於堂
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安尸是
時尸卽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爛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
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旣食而
王獻以醑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醑尸尸
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醑尸
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
獻者堂上四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
之義以獻爛當之又無爛祭缺畧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
無獻而獻在旣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
舉首尾以包中閏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閏以補春夏足見

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醑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爛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醑尸而用朝踐之禮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畧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王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爛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畧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中一陳卽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禘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說齊貴新也凡說新之也卽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文盎齊說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說之脩之耳豈遠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通言元酒在室

元酒卽舉明水

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

皆有鬯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卽一鬯也

盞齊澆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澆之記言明水澆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澆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元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袞以象天則亦當服袞冕

先儒以爵弁爲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韠其履飾用繡次皆是次于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爲體以布染爲爵頭色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用禮姪義舉要

六

而覆之亦畧似於冕但冕之板前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卽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卽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

爵弁如冕而無纁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韐之跗注卽朱韍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卽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鬪鬯潛移兆域之弊故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耳豈能設官爲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文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而黃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管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黃鍾四寸半者爲黃鍾之宮以爲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黃鍾九寸爲首也別有律呂闡微詳之分樂奏黃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卽日躔與月建之相合

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跄跄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即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必然後僑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固是一說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卽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旣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遇爲執競渠爲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頓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賦無衣三頓首是有求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為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胃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拜不屈膝而低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菜于舅始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為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郝敬謂卽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摧之高則為天揖平則為時揖抵則為土揖也推手為揖引手為搯又謂之厭

太史正歲年以叙事頒告朔于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九

未必頒朔列國自為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時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云冬至日在牽牛豈常在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而下至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士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徼外遐方卽無預於天星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應藏府各有孔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

士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部位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卽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兩較之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然則王之大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星省文也曲禮招搖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集爲旛龜蛇爲旐備四方之五獸也通帛雜帛以闕之而全羽之旒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以爲旗之繆且有旒焉而插旄於干首故曰注旄首曰旌俗畫旌有羽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氏謂繫之於幟旌之上非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七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八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_永著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制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須蒐閱則是謂必待出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簡稽而送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爲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出一人爲兵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伍長下士卽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八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

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卽閭胥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士卽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爲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爲旅帥注族師云於軍因爲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鄉大夫之爲軍帥閭胥之爲兩司馬比長之爲五長不言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蓋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爲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居分之爲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

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爲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也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師亦言之詳職六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車重車其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而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二

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爲序職之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爲序官之文二簡互錯此說有理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爲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惟言家之司馬也蓋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謂王朝

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正於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
淡人柔服則止倘終負固不服亦班師振旅修文德以來之而
不極兵威若無鍾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誦兵豈先王之義討
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調制畿封國大畧當
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
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芟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
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卽於夜
畢之爾雅宵田爲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別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
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
閼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閼贊司馬頒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閼與治
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閼之旗物卽司常可
見也大閼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
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
壇煥互易孤卿之旛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煥互
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旛百官載之惟旒則如其故
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閼之旗
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

異物之壇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尙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于毀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

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旗屬之於百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壇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軍旅者帛而不畫非是祀祊此方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士元非泛指四方如獮時在東方卽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卽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蘇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祊一祀社也

大閔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眾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闊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並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明羣吏戒眾庶修戰法卽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中軍以鼙令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鼙所以引鼓樂有朔聲應聲亦是先擊鼙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鼓人謂地官

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眾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帥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倣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旣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饒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饒聲不能及遠欲退軍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饒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

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蓋未習戰以前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陳也旣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別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閒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

司馬法車十五

乘爲偏兩

偏爲卒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

非卒閒之義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前後

有屯百步此又別爲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羣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蒍艾獵城沂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屬其植先鄭引華元爲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蓋謂王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將吏皆可謂之植故司馬會屬之屬字未嘗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爲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唯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大言之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爲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甸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償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

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值不責其全償也其外不則歸死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頒自有稜人掌之

出火內火有謂季春始燠治則出火於窰家則出火於室不待季秋始內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燠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內用民自知之何待司燿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窰禁民不爲陶冶正與舊說相反舊說據左傳不誤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育方而不禁其陶冶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八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司士言眠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卽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旣得其情則爲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耳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眠燕朝也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耳非謂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唯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爲確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

漸水漢志出黟縣卽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淞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八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人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埧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人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荊州其浸潁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雙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者是也與潁水同爲南陽汝州之水在荊豫之閒故屬之荊州

皇清經解

卷言四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外後鄭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而無宮室鄭以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爲句王氏謂眾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于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頌宗彝豈必六彝哉

楛卽被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卽今之枷楛校枷皆一聲之轉注謂在手曰楛誤矣在手者曰拳非兩手共一木庶氏除蠱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藜荷也葛洪方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藜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敲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蝥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九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先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柱地者按車無疾之名惠士奇云論語刑昷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說爲前疾此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前軌軌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垂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然侯氏之入王門也豈其無摯介傳命忽焉而至於廟門哉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摯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卽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

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掌訝旣詔侯氏位當於此於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有擯者傳達之自入復至行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於是王乃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至節次固當如此王旣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賓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賓對此時傳辭當自侯氏始蓋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此已云某日伯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

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爲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之意介傳之擯傳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人之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于小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於是嗇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人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賓主之閒者擬度言之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爲詳畧如致殮裸賓歸饗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祥之卽

觀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禮已詳故觀禮畧耳若曲禮當宇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八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一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九

學海堂

周禮疑義舉要

婺源江歲貢 永著

考工記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恐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注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絡踰汶則死皆齊魯開水而終古咸速棹菱之類鄭注皆以為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開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一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夫梓師見梓人梓斲師工之長也

二人如五匠師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為冬官先鄭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雞司寇奉夫親禮喬夫天子鄭氏以國語大之初見期于司里又周之秩官賓至為冬官之屬司里授館此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

異水師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火師即夏玉水師四司權而凡祭祀賓客滌濯之事冬官當有水師

人天官有追師專掌宮內追琢之事則凡用玉府之漆玉追琢成器以共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離氏漆

氏離氏見考工職缺木器髹漆者多陶正左傳虞閔父為周陶

出重後世有漆離氏冬官當有其官陶正正喪大記君喪陶人

此官舟行水輪人車人當有監芻人大宰九式芻秣居一其

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羸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

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宜在冬官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石後鄭爲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卽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蓋古人辨辦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辦王昭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粵無鑄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眞謂不置是工亦非眞謂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爲丈夫尤謬

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水性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駟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大小爲節未確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九

江歲真周禮疑義舉要

二

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軫圍是也及其載於轆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轆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底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雌雄交牙之筭使之相著初非以板嵌入軹轡也軹轡之植者橫者如窓櫺然於輿內貼板爲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筭八底板上筭八式較中間蓋皆釘之板上相著不全藉軹轡之力是以軹圍小而軹圍尤小亦可以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軫蓋以板嵌八軫之槽中駕車時與連轆載于軸上有兩木鉗之而後軫亦銜軹踵是以輿能安固不動也加軫與轆之數軫方徑二寸七分有

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軻在轂上須稍
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轆度之轆之圍徑無正文軻人當免之
圍居軻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軻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免圍
與當免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轆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
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軻七分強可容
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軻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
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軻在輿下者餘一
寸五分半軻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軻與轆之七寸當從軻算
起蓋軻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免亦必與軻齊平故
知軻之當免圍必與免圍等大後不言免圍者因軻以見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軻之鉗軸亦當如轆之制輿

輪人進而眡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鮑人望而眡之
進而握之可證大畧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
圖形遠望中半漸頽而下俛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

疇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之眼古
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算之名注疏謂輪算則車行不掉
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
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
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
而輪不得掉向內矣謂之輪算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

內隆起也今飯餽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餽算此
正漢時輪算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餽算之甚耳然則
圓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算也試觀車輪當牙閉一
目視之又懸線視之又以直物內外量之牙心稍偏於外入齒
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筍不用正而用邊缺邊向內則牙自
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齒爪不齟以爪用邊筍故後人不達
物理不知輪算爲何狀率意解爲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經雖
未言古人當有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
作牙時厚寸餘可矣何必又作護牙若因緘字從糸而謂用繩

圍者尤非筍者柄也從俗
名爲筍又作推

輪入兩匡字皆訓爲枉後鄭訓刺刺音辣亦枉也他處言匡救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四

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例去汚
曰汚治亂曰亂馴擾曰擾正匡曰匡置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
王氏解爲方豈可謂輪雖敝不方又有訓爲匡郭者謂膚殼不
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
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奇之長轂者欲
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槩槩者安之反郝氏訓程杙是也先鄭
危槩之訓亦是而云輻危槩則未親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
曉

既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

尺一寸所減之餘爲牙兩面之博折半爲一面之博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三釐有奇用通分法分之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內外不漆者各一寸又加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是爲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三分之一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防指其數謂以三分之一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輻苗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數切指之外當苗處爲數若轂上三十孔受輻苗者經謂之鑿不謂之數且受苗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方可容苗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苗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數爲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卽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爲賢當作去二但軻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卽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注

凡言圍徑皆是徑一圍三卽記文亦是以徑一圍三畧言之

車八柏車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當知非密率

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大軸尾不當力故可小然

金與木不能相摩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

牙得則無繫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疏謂輻直爲倨牙曲爲句非也輻之八牙者作倨句之形卽邊筭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綆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牙上鑿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卽先窺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不偏而輻爪用邊筭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向鑿內相應是古人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九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亦用邊筭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九

六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圍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萑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萑是當時有其名物賈疏言見今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竝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萑之法也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鍾之意六事言輪極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正弘殺等肉好均六事似以難者在後權之而倂尤爲

難

斗柄達常長二尺椹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常之入于椹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爲風飄蓋當鍵于後軫之內下貫輈踵

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于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軫之植軹相接軍中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鞵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此式之真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軾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失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筍貫入鞵木而鞵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

覆之爲箝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推之皆不合矣

輶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輶只是板言其可倚也其高出式輶上爲較詩曰猗重較兮言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非較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嵌入於兩較板而其下又有軹之植者承之以爲固也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之末也鄭注較兩輪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橫于式上以縮爲橫以兩較爲一較謬甚

席上有左右凡縮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橫

軹輶皆在輿內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橫植蓋如作恣櫛之法用雌雄交筍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卑于較輶圍尤小蓋車內容三人兵車有駟乘者爲地無多亦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八

可用大材也因輶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筍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

輶圍二十二分弱四方計之

只存三分四面蓋有奇

立者衡者謂軹輶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直者如生卽中縣者言其著于底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輶橫直之相交皆爲

繼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傳丑父寢于輶中孔疏謂輶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翁張上下則謂較與輶有闊狹似孔說爲優詳古人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車容三人甚逼作稍寬一二寸亦有一

二寸地位六尺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間稍得贏數寸焉。飾車有革鞅。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於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鞅。恐折壞上不可侈。則兩較之間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筓。如今人作升斗上下闊狹不等。用交筓自固也。軹轡亦稍邪逸。本不藉其力。若恃軹轡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制度愈推闡而愈明。革鞅輿有據乎。曰有。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九

國馬之軹深四尺有七寸。後鄭以軹深計。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軹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爲衡與軹頸之間。則此七寸爲頸中之曲處。當言軹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軹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厭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軹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軹不能憑空而立。衡旣去馬頸七寸。何以不望前輕。此別有故。蓋言衡頸之間。必以衡頸之心爲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爲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軹處。必有鞶以承之。鞶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鞶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

野井以鞏爲几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蓋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輓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鞏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鞏也嘗疑輓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馬頸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南輓之閒言之然則兩輓厭于鞏上實有七寸缺其木如半月形卽是輓玩鄭注兩輓之閒一語可見蓋衡輓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輓之閒言之然則兩輓厭于鞏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鞏高而左傳之兩鞏論語之輓皆指此言其實卽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後注言伏兔至輓蓋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皇清經解卷音四九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十
上載軫之說未必是又疑兔下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兔當連於底板易云輿脫輓輓脫則不能駕矣

輓出前軌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軌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輓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輓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爲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軌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又前言十分其輓之長雖似言輓身之長然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

輓人不爲大車之輓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輓本直無橈其輓夾牛輓端鬲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橈曲非作車者亦不善爲輓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橈曲也但借大車之輓難于登下以明馬車之輓宜曲橈耳疏謂

駕牛者亦須曲橈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轅

大車之轅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轅者人爲攀轅以助牛登也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速下也皆將車者之事

輶注則利準二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輶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捷御者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良輶環濶當如先鄭說沂鄂如環弓人冰析濶則審環角環濶皆此義

輶在前者濶之人軌下者可不濶而亦濶其七寸者欲驗輶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十一

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鐘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鑿燧欲明故金錫半

舊謂削爲書刀疑其不然今剗刷者用刀皆直無曲今木工削木用橫刃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長尺博寸此長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器同工爲宜

刃長寸刃者鏃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戈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故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爲鉤兵因詩二子重喬意其爲鉤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也非以喬爲鉤又或習見定舟之鐵矛有鉤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古曰子後世曰稍又曰槩而今則爲長槍

戈之制直刃爲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爲內其一旁有胡灣如月有刃兩末之間長六寸刃至接援處廣二寸胡倨句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爲外博蓋倨與句之邊皆爲外對刃之灣處爲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爲本對銳處爲末也分胡爲二上半倨之外畔爲右爲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下半倒轉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故注云句之外胡之表

皇清經解

卷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也援與內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已句長內短內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內之間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內短內注以長內爲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內爲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則內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內似短非真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內短則援長內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爲添出長內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竝鉤恐未確或以胡之上末處爲前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折傷也短內而胡頭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

戈戟皆爲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

刃可椿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胡作倨句而外傳胡背連于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句人卽所以傷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椿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椿之也狼臆取戈以斬因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刺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殺之惟鉤之用未見于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九

江蘗貢周禮疑義舉要

三

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句人出于井蓋句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得戈戟之形

中其莖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爲大於義未安詳文義似以設爲置如矢人設其比之設作莖時卽擬後加大是爲設其後

首卽鑲環卽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鑲兩畔出于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澤劍首是劍首

周圍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截爲衡者誤
陳祥道云衡橫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于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間卽鈺閒帶
唯一

子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干鼓鈺舞甬衡
之間凡四非也衡疑爲銜字若甬衡之間有介豈帶亦施于甬
上乎設鍾乳當是爲鼓舞所俠而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夫
鼓在下舞在上中間有鈺閒乳如何能俠之下注云今時鍾或
無鈺閒意者此無鈺閒之鍾鼓舞閒一帶帶之上爲舞一面十
八帶之下爲鼓亦一面十八故云俠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
詳經文篆閒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閒或縱界爲四一
皇清經解

卷三音中九

江戴貢周禮疑義舉要

南

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
九又失注意乳不設于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干上之攏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
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爲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
故凡槌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卽
此所謂隧也以其室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攏
斨年久則愈深如蠡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爲喻正與隧
之義合也

注計鈺徑銑閒鼓閒舞廣皆得之其云鈺閒亦當六此鍾口徑
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二得
八以爲鈺之徑卽以其鈺之徑八者爲之銑閒銑閒者自鈺至

鈺之長包鼓間在其中也於八分中去二分以爲之鼓開則鼓開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卽是鈺開下文言鈺之長言鈺開已藏此句中矣鼓六鈺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鈺六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八分去六者得二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鈺開二豈意後人猶生此誤乎假令鈺六則與經文不協鈺六鼓六是自鈺至鈺開十二非以其鈺之八爲之鈺開矣又爲十二分去半以爲之鼓開非八分去二以爲之鼓開矣何鄭氏之明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釋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歷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爲劑量於是鍾體狹而長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開典同云高聲硯皆不免有此病而況因此鈺六又生長甬之病乎

皇清經解

卷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五

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此約畧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鈺開六則圍亦太大矣甬之上端爲衡非別有一處居甬之一者名衡也甬當二在上一下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爲宜注謂旋當甬之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卽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說而不明言似有難言之意蓋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于甬中央正恐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昭鑄鍾長甬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旣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跳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驗聲音之感人如此雖州鳩與義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間小鍾十分其鉦間分明鼓間鉦間不同又可見鼓間大鉦間小前不言鉦間者去二分以爲之鼓間句可知也鄭臆解鉦間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鉦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鉦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間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間爲二分一間爲一分亦成文理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六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有小而長聲難息之病典同所謂高聲硯是也宋范鎮雖嘗辨之其自爲說乃謂鼓舞皆六而鉦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無修爲舞廣勢必以舞廣爲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柞之病矣夫以簡而該微而顯之經文鄭氏猶不能讀遺誤千餘年辨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易言哉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蓋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誦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分之一之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

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一鈞也量非鍾鼎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鄭世子載培曰改前前畢更前至不耗乃謂鑄成方寸者數校驗其分兩同則知不耗矣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爲釜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皇清經解 卷四十九

江歲貢周禮疑義舉要

七

槩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答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中所以勸諸厘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卽先鄭之意但謂厘人所稅在肆常用者則誤塵人總布非稅及斗斛銓衡

